

到共產主義之路

杜布科維茨基著



時代出版社

目次

在梯吉奇河急湍奔流的地方.....	五
早已過去的時日.....	七
一切都歸生產者所有.....	二
「蜂房與蜜蜂」.....	六
初步.....	元
新的困難，新的希望.....	三
富農的暗害勾當.....	六
駕駛拖拉機.....	七
「池塘，水磨及櫻桃園都在眼前」.....	元
「十月革命成果」.....	三
社會主義燈塔.....	五
去學習，又回來工作.....	六
好像是一篇關於「佐露什嘉」的童話.....	四

第十七個春季·····	四
去參加豐盛產品和光榮勞動展覽會·····	四
與赫魯曉夫同志相會·····	五
天涯海角之行·····	五
後來的事·····	五
季特里赫少校的田莊·····	六
到烏克蘭去·····	六
一切都要從頭做起·····	六
光明日子的早晨·····	七
斯大林的意志鼓勵着我們·····	七
集體農莊五年計劃的誕生·····	七
料想不到的障礙·····	八
保證成功的力量·····	八
開始大踏步躍進·····	九
卡岡諾維奇同志到我們這裏來過·····	九
我們已有二十五週年了·····	九
到捷克斯洛伐克去·····	一〇

親愛的客人..... 二〇

這是瓦西里·卡留克從未見過的..... 二三

集體農莊主席的心思..... 二六

波蘭農民前來參觀..... 二九

到華沙去參加農民大會..... 三三

在波蘭農村中..... 三六

在奧得河流域..... 三九

謁見波蘭共和國總統..... 四二

乾旱的春季與豐收的秋季..... 四三

遵照赫魯曉夫同志的建議..... 四七

生產隊長是主人..... 四八

集體農莊豐裕的泉源..... 四九

和美國及其他各國的「文明傳播者」傾心談談..... 五〇

一九五〇年..... 五一

到波蘭去參加收穫節..... 五二

波蘭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先驅者..... 五九

到莫斯科附近集體農莊去作客..... 六六

在新年樅樹下面.....	一七〇
我們鄰近的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.....	一七一
曙光在前.....	一七二
我們歡迎明天.....	一七三

目次

在梯吉奇河急湍奔流的地方.....	五
早已過去的時日.....	七
一切都歸生產者所有.....	二
「蜂房與蜜蜂」.....	六
初步.....	元
新的困難，新的希望.....	三
富農的暗害勾當.....	六
駕駛拖拉機.....	七
「池塘，水磨及櫻桃園都在眼前」.....	元
「十月革命成果」.....	三
社會主義燈塔.....	五
去學習，又回來工作.....	六
好像是一篇關於「佐露什嘉」的童話.....	四

第十七個春季·····	四
去參加豐盛產品和光榮勞動展覽會·····	四
與赫魯曉夫同志相會·····	五
天涯海角之行·····	五
後來的事·····	五
季特里赫少校的田莊·····	六
到烏克蘭去·····	六
一切都要從頭做起·····	六
光明日子的早晨·····	七
斯大林的意志鼓勵着我們·····	七
集體農莊五年計劃的誕生·····	七
料想不到的障礙·····	八
保證成功的力量·····	八
開始大踏步躍進·····	九
卡岡諾維奇同志到我們這裏來過·····	九
我們已有二十五週年了·····	九
到捷克斯洛伐克去·····	一〇

親愛的客人..... 二〇

這是瓦西里·卡留克從未見過的..... 二三

集體農莊主席的心思..... 二六

波蘭農民前來參觀..... 二九

到華沙去參加農民大會..... 三三

在波蘭農村中..... 三六

在奧得河流域..... 三九

謁見波蘭共和國總統..... 四二

乾旱的春季與豐收的秋季..... 四三

遵照赫魯曉夫同志的建議..... 四七

生產隊長是主人..... 四八

集體農莊豐裕的泉源..... 四九

和美國及其他各國的「文明傳播者」傾心談談..... 五〇

一九五〇年..... 五二

到波蘭去參加收穫節..... 五五

波蘭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先驅者..... 五九

到莫斯科附近集體農莊去作客..... 六六

在新年樅樹下面.....	一七〇
我們鄰近的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.....	一七一
曙光在前.....	一七二
我們歡迎明天.....	一七三

在梯吉奇河急湍奔流的地方

這是一九二一年秋天的事。我從紅軍中退伍後，沿着通往基輔省烏曼縣塔里諾鎮的道路行走。道路兩旁都是夾雜着溝谷和稀疏樹林的田野。金黃色的樹葉在行人腳底下發出吱吱的響聲。在被界牌劃成許多細塊的田地上，秋天的工作快要結束了。這裏很少看到好馬，大半都是勉強拖着小犁耕地的瘦馬。

某些農民已在翻耕憩息地，另一些農民還在翻耕種秋時麥的土地。有的地方已在下種。

一個農民就在離我很近的地方，肩上揹着一條麻袋，蹣跚地走着，用手把麥種撒到剛耕起的田地上。烏黑的土壤在太陽煦照下發着光澤。這時我想起了一個歌曲：

嘎咳，田地呀，田地，

廣闊的田地……

爲什麼你這田地

不長糧食？……

我看了看那個農民，心中想道：他把自己的小塊土地種上麥子，過一個星期後生出微弱的麥苗，而在秋天淡薄的陽光下生長起來。這個農民到明年就可收到糊口的糧食。

但也許收不到，如像去年的乾旱年頭那樣。土地不僅能成爲慈愛的母親，而且也能成爲惡毒的後娘。你看，人家的冬麥已長出綠芽了，他却還只在那裏播種。

我沿着道路走到一個丘嶺上，丘嶺下邊就是一處狹窄深谷。川谷中間有一條急湍奔流的小河，發出銀白色的光澤。

這是梯吉奇河。它的河面不寬，但水量很充足，流勢急湍，在懸崖和石塊中間橫衝直闖，激起無數的浪花來。我想起了我在童年時代愛幹的玩意：每次下過了大雨的時候，我就堵住小溪中的水流來搞水磨玩。

要把這梯吉奇河征服才好！這是多麼強大而未經動用的力量呀！如果能够控制這種力量，就可以創造出奇蹟來！

我回憶起了軍隊中同志們爲我們退伍軍人送行時的情形。臨別時政治委員對我們說道：

「同志們，你們現在已經退伍，就要回去參加和平勞動了。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對於你們抱有很大的希望。你們打垮了鄧尼金、弗蘭格爾和皮特柳爾匪幫，擊退了世界資產階級的武裝干涉。現在你們要去消除經濟破壞現象，恢復工廠，成爲自由土地上的真正主人了……」

我來到了塔里諾鎮，走過一條街又轉入另一條街，接着走進了一條胡同。一切都是很親切、很熟悉的。最後走到了自己的家園門前。

大門口站立有一個披着青紗頭帕的年青女子。她迎面向我跑來。

「費多爾！親愛的……」

「正是我，杜霞……你爲什麼哭呢？」

「是因爲我心裏感覺愉快才哭的呀，親愛的……我以為你不會回來啦。」

我擁抱了她，注視着她的眼睛說：

「你真是個可愛的癡人啊！難道我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可去嗎？」

早已過去的時日

一八九四年我生在德聶斯爾河西部一個村莊裏，這個村莊名叫查洛札納，位置在先前的比薩拉比亞州的霍亭縣裏。

我父親家裏人口很多，土地却只有三俄畝。

我們家裏本來養有一匹馬，但因爲小孩子需要牛奶喝，所以父親就把馬賣出而買進了一頭乳牛。

我們常常要向富農借馬來用，然後就要替富農做工作抵。

冬天我去上學，夏天就跟母親和妹妹一起到地主的糖蘿蔔種植場上去幹活。在糖蘿蔔地裏幹一天活，大人領二十五戈比，小孩子領十五戈比。

我們掙得這點錢是件很困難的事：當時我還很小。在分配工作時，我就站在母親和妹妹後邊的石頭上，使分配工作的人把我當作大人看待。

一九〇七年間，地主田莊裏的雇農們舉行了罷工。他們不願爲很少幾個銅錢幹活，要求增加工資。

從霍亭縣城派了武裝憲兵到田莊裏來，他們逮捕了「造反」禍首，用皮鞭毆打了許多人。一個矮胖胖的憲兵警告說，誰不肯作工，誰就要受到嚴重懲辦。

雇農們不得不忍氣吞聲地復工。

此後不久，我的生活中發生了兩樁事件，結果使我不得不放棄學習。

我在學校內學習的成績很好，我很喜歡學習。但是我們在四年級開始學習分數時，我總是搞不清楚：也許是教員解釋得不好，或許有旁的理由。教師說我生性愚鈍，或用其他帶侮辱性的話來罵我。有次他抓住我的腦袋向黑板上撞了幾下。

從此我就再也不去上學了，總是在菜園裏遊玩到下課時回家。

過了幾天後，父親知道了這件事，他嚴厲的打了我一頓，却並沒有堅持要我再去上學。他之所以沒有堅持，是因為這時他已患了病，我應該留在家裏幫助母親料理家務。不久以後，父親完全病倒了。

我只好到地主田莊去當車夫。我又要耙土，又要耕地，又要運送肥料。工作很累，但我勉強地支持下去了。

有一次給了我另外兩條公牛——兩條不聽驅使，又很偷懶的老公牛。我總是不能把它們套到車前。我想盡了一切方法，而它們總是站着不動。

大家已經趕着車走了，我却還沒把車套上。大家稱為「惡棍」的田莊管事看見了這點，就用皮鞭抽了我一頓。

我既對這田莊管事和田莊內的規矩滿懷憤恨，就離開這裏跑到一個製糖廠裏去幹活，那裏叫我担任

的是卸石灰的工作。這種工作是很繁重的。最令我難受的是石灰粉末飛揚：使我喘不過氣來。但這裏給的工錢多些，並且可以隨便喝糖水。

在熬糖季完結後，我就去担任修理機器的工作，我對機器是很感興趣的。

這樣度過了秋冬兩季。我總共賺得了五十盧布，就回家去了。母親把乳牛賣掉，添上我賺的錢買了兩匹瘦馬。父親仍然臥病在床，於是我就成了當家人。

父親在一九一四年病死了。

此後不久就爆發了對德奧的戰爭。我被徵入伍。凡是現今認識我的人，都不會相信我在二十歲時是那麼瘦弱，簡直是個骨架。軍醫處兩次認為我的身體太虛弱，不能當兵。

但時間不停地過去，戰爭繼續進行着，於是我終於被徵入伍，編入步兵開往霍亭縣城。

我在那裏走了運氣。某次我在街上走着，看到一羣新徵入伍的兵士圍着一個軍人。他是個上等兵，在招募願意到空軍中去服務的兵士。

我很高興：我早就盼望到有機器的工兵部隊中去。而現在是招人到空軍裏去。

「上等兵大人，我想當飛行員！」我這樣大聲說道。

不知爲什麼，這位上等兵對我的態度很好。他向我問道：

「你識字麼？幾年級畢業？」

「四年級畢業，」我撒了個謊，但立刻大吃一惊：若是他考問我的分數時，怎麼辦呢？

但是這個上等兵再沒有發什麼問題。他挑選了十個識字的新兵（有我在內），就帶着我們前往日米

林克城去了。那裏駐紮有第六航空隊。

我受了六個月訓練，隨即被派到飛機修理廠去服務。我非常喜歡學技術，很快就達到了優良成績。於是上級就把我派到飛機摩托手訓練班去學習。

學習對於我是種幸福。只有一點使我踏進課堂時便覺得有點害怕，——就是怕上分數課。可是，使我驚訝的是我很容易就學會了分數，連自己也不敢相信哩。

我在這訓練班畢業時，所有十七門功課都是優等分數，結果我成了飛機摩托手。不僅如此，又因為我是個優等畢業生，所以過了不久，我就被派到修理廠去當指導員了。

偉大十月革命爆發了。我們飛機修理廠的人員參加了革命示威遊行，興高采烈地慶祝了新生活的來臨。當烏克蘭反革命民族主義者皮特柳爾匪隊想來奪取飛機場時，我們就手持武器來保衛它。

西南戰綫上的兵士，都在「提起腳來表決」，跑回家去。我也這樣「表決」跑回家去了。

我們的鄉村裏成立了革命委員會。從前方回來的兵士，正在分地主的土地。

但是黑暗的時日很快又來了。德寇佔領了我們德聶斯特爾河以西的繁盛地區，接着又有羅馬尼亞寇軍開來。

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，羅馬尼亞軍隊佔據了比薩拉比亞北部，包括霍亨縣在內。他們到處橫施恐怖手段，把農民和市民搶劫一空。只要對佔領軍稍有反抗，就要受到拷打和槍斃。

一九一九年一月間，霍亨縣境內發生了武裝起義。一月十日，起義者趕走了駐紮該縣的羅馬尼亞軍隊，並且擊斃了羅軍將官包艾塔蘇。有些羅軍部隊投到起義者方面來了。

查洛札納村居民積極參加了起義。當佔領軍開進村莊時，我們當過兵的人憤怒地問道：

「難道我們就這樣忍受下去麼？看吧，這能算作什麼軍隊？他們用牛拉砲車，兵士穿着草鞋。我們用鐮刀和斧頭就可把他們擊潰。」

很快我們就組織起來反對敵寇。我指揮一排人。我們排裏有一挺機關槍，每人都有步槍和手榴彈。起義者在作戰中表現了英勇精神。但是羅軍藉着皮特柳爾反革命匪隊的協助，在一月二十一日把霍亭縣境內的起義鎮壓下去了。流血的恐怖延長至幾星期之久。單祇在霍亭縣城市場上，就槍斃了五百人。討伐隊在諾沃塞里茨火車站上槍殺了一百六十五個鐵路工人。被殺害的勞動者共計達一萬一千多人。有五萬多人逃到德昂斯特爾河以東的地方去了。

我和本村的許多人一起，流落在難民中間。

我的故鄉直到一九四〇年為止，長期地處在羅馬尼亞貴族壓迫之下。

一切都歸生產者所有

包括我所指揮的一排人在內的游擊營，已駐屯在卡麥涅茨坡多里斯克州內的杜納也維茨地方。當時在這裏盤據着的是皮特柳爾匪隊。他們向我們提議與他們合併，允諾把羅馬尼亞佔領軍從霍亭縣趕走。

但我們已經知道皮特柳爾匪隊的騙人諾言是什麼一回事。協助羅馬尼亞侵略者鎮壓了霍亭縣起義的

正是他們！

於是兩營皮特柳爾匪軍就把我們包圍起來，趕進消防隊的停車場內，並佈置衛兵看守。我們在夜間殲滅了衛兵後，便大家四散逃跑了。

我和一羣同村人繼續向東行進。我們在莫格列沃坡多里斯克城內，加入了紅軍正規部隊，即比薩拉比亞第一團。

從這時起一直到國內戰爭結束止，我和我的許多比薩拉比亞同志都把自己的命運與紅軍結合在一起。

我起初是在步兵內服務，後來又在砲兵第一三五營的一個連裏服務。

我記得當時我們非常喜歡唱國際歌的情形，特別提高嗓子來唱的是「一切是生產者所有，那能容納寄生蟲！」這兩句。我們深信自己的神聖正義事業必然勝利，深信我們很快就要掌握自己的土地，而把寄生蟲完全消滅。

比薩拉比亞第一團和第一三五砲兵營，痛擊過格里哥里也夫、皮特柳爾及邱秋寧克等反革命匪隊，打擊過波蘭白軍、馬赫諾及瑪露霞匪部。如果要講述這些戰役，那就必須寫一大部書才行。

戰爭結束了。我們的砲兵營駐屯在塔里諾鎮。大家都開始談論退伍的問題。

我不由得沉思了起來：我這個被迫離開了比薩拉比亞的人，要到哪裏去安身呢？我的故鄉這時還是處在外寇盤據下哩。

雖然我當時已有了新祖國——蘇維埃烏克蘭，但這裏沒有我的家庭。